

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学科制度图景^{*}

蒋 谦 方 文[◎]

内容提要: 浩瀚的宗教与灵性心理学英文学科资源如何能为中文学界所用,以构筑中文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理智复兴的智识新平台?基于对2001—2020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宗教与灵性心理学2329篇期刊论文的计量分析,援引学科制度视角,论文力图描绘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图景,如重要学刊、典范文本、权威研究者及权威研究机构。论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性评论其核心论题。

关键词: 宗教与灵性心理学 学科制度 文献计量学 灵性超越性 宗教残余

作者简介: 蒋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方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论题域的设定:学科制度图景

在艰难的理智探索和智识挣扎历程中,宗教心理学缓慢累积分散的学科制度线索^①。具有学科制度史路标意义的有这些史实:1961年宗教科学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开始出版《宗教科学研究杂志》(*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其中,社会心理学家是宗教实证研究的生力军;随后在1976年,美国心理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创立宗教心理学分会(Division 36 Psychology of Religion);在1988年,《心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终于第一次有宗教心理学的进展评论^②,在2003年有了第二次系统评论^③。

宗教社会学有关宗教和灵性构念的论辩,也渗透在宗教心理学的心智中。在宗教世俗化和私人化背景下,灵性(spirituality)构念逐渐突显。援引宗教社会学的理智资源,如卢克曼的“无形宗教论”或者达薇的“信仰但不归属”模式,宗教可简化为基于制度化体制的对神圣的追求,而灵性则是个体自主性的神圣追求,这里的神圣既包括诸神,也指涉超自然、超验、无限、永恒、终极存在或终极关怀等一组家族相似构念。2008年宗教心理学分会创办期刊《宗教与灵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2011年正式更名为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由此宗教心理学脱胎换骨,转型为宗教与灵性心理学。

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宗教与灵性心理学迈入其成熟期。其学科制度的显著标志为两个不同版本的研究手册的出版。它们依次为《宗教和灵性心理学手册》(2005年第1版;2014年第2版)(*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④和《美国心理学会宗教和灵性心理学手册》(*APA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⑤。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宗教和灵性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编号:20BZJ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② Gorsuch, R. L.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9, 1988, pp. 201-221.

③ Emmons, R. A. and Paloutzian, R. 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4, 2003, pp. 377-402.

④ Paloutzian, R. F. and C. L. Park.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4.

⑤ Pargament, K. I. *APA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2 Vols.).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直至今日，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已经积累了浩瀚的英文文献。它们如何为中文学界所用，以构筑中文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理智复兴的智识新平台？论文选取大型权威引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以“宗教”“灵性”和“心理学”为检索词，时间跨度为2001—2020年进行检索，共得到2329篇期刊论文。以这些文献为基础，论文构建期刊引用网络和文献引用网络，以甄别权威期刊和典范文本；构建研究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以定位权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构建关键词共现网络，绘制学科知识图谱，以揭示研究热点及其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批判性评论其核心议题。

二、学科制度图景的组分分析

（一）权威期刊分析

学术期刊是学科成就和研究前沿的主要载体。宗教与灵性心理学领域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以及文献综述等集中发表在《宗教与健康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 & Health*)、《宗教与灵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心理学与神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以及《宗教心理学档案》(*Archive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等期刊中，这四本期刊合计刊载了该领域超过10%的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期刊发文数量多，但其影响因子普遍较低，尚未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明确对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期刊，选取每年被引频次前50名的期刊建立期刊引用网络。结果表明，拥有最多共被引关系的期刊，被引频次也是最高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宗教科学研究杂志》(*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国际宗教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五本期刊不仅收录文献涉及的主题相对广泛，期刊影响力也较大。

（二）典范文本分析

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可表征学科领域的知识根基及研究方向。按总被引频次对检索文献进行排序，其中《市场，宗教，社群规模，以及公平与惩罚的演变》(*Markets, Religion, Community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超越信仰：宗教将个体联结为道德共同体》(*Beyond Beliefs: Religions Bind Individuals Into Moral Communities*)两篇为“高被引论文”，即在其发表年份和所属领域按被引频次排序位于前1%的论文。

引文计数无法体现出学科知识基础的结构，因此选取每年被引频次前50名的文献建立文献引用网络，按被共引频次排序，前五篇中《大神：宗教如何改变合作与冲突》(*Big Gods: How Religion Transforme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宗教心理学：实证方法》(第4版)(*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 empirical approach*)、《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为专著，《亲社会宗教的文化进化》(*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Prosocial Religions*)、《宗教与灵性的概念化与测量研究进展》(*Advance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为期刊论文。

（三）权威研究者分析

宗教与灵性心理学领域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作者分别为 Francis LJ、Robbins M、Cohen AB、Davis DE、Pargament KI，其中，Francis LJ二十年间共计发表62篇相关文献，Robbins M发表22篇相关文献。综合考虑学术产出数量和质量，Cohen AB和Pargament KI在该领域内的h指数分别为12和11，为宗教和灵性心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分析，最大连通合著网络包含 515 个作者，平均度值为 13.53，意味着平均每个研究者都与 13 人有过合作关系，科学合作初具规模。网络平均路径长度为 5.977，即从任一研究人员出发，平均六步可以联系到另一研究人员，契合米尔格拉姆的“六度分割”模型。网络平均聚类系数为 0.886，存在较为明显的合作团体，具有小世界网络的部分特征。具体而言，主要形成了 6 个合作团体，分别以 Pargament KI、Sandage SJ、Francis LJ、Davis DE、McMinn MR 和 Cohen AB 为核心研究者。其中，Francis LJ、Robbins M、Davis DE 以及 Cohen AB 等人度值最高，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而 Hill PC、Chen ZJ、Worthington EL 以及 Pargament KI 等人的中介中心性最高，为不同团体之间的合作搭建起桥梁，对整个合著网络的连通起到重要作用。

（四）重要机构分析

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研究机构主要位于英美两国，其中华威大学包括 Francis LJ、Robbins M 等研究人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包括 Cohen AB 等研究人员，佐治亚大学系统包括 Davis DE 等研究人员。结合 2020 年 QS 全球大学心理学学科排名发现，目前心理学研究实力排名世界前列的机构没有广泛参与到宗教与灵性议题的研究中，学科发展依赖学者个人研究兴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

对机构合作进行分析，最大连通子图包括 65 个机构。具体来说，华威大学、杜克大学度值较高，他们与众多科研机构展开合作，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的星形合作团体，带动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发展壮大。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等机构的中介中心性较高，表明其与多个科研团体都有合作，充分发挥其关联彼此，总领全局的作用。

三、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的核心议题

（一）宗教 / 灵性与健康

宗教 / 灵性被发现对健康具有重要影响^①，其中介机制有自我控制或自我调节、依恋风格、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等。这里留存宗教 / 灵性作为自变量的测量难题。在早期健康和社会调查中，宗教 / 灵性的测量往往只注重单一指标，且存在犹太 - 基督宗教中心偏差，如去教堂的频率或自我报告的灵性程度。当代宗教 / 灵性的测量，已经超越犹太 - 基督宗教中心，并由单一面向迈向多维结构，以考察宗教态度和信仰的稳定模式^②。健康的衡量标准也日趋精细化，由全因死亡率扩展到更为具体系统的健康问题，如情感障碍、疼痛和临终关怀等^③。

在此过程中，宗教应对（religious coping）的概念逐渐凸显。在解释面对压力的表现差异上，应对相较于文化、人格等概念的优势，在于可进行认知 - 行为干预。宗教作为应对的重要资源，意指以与神圣相关的方式理解和处置生活压力，其行动方案包括依靠神灵赋予的自由和资源主动解决问题，或被动等待命运安排，或作为同伴与神灵一起解决问题^④，以及通过神灵重新理解接受现状和苦痛^⑤等。

① Powell, L. H. et al.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Linkages to Physical Heal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8, no. 1, 2003, pp. 36-52.

② Hill, P. C. and K. I. Pargament. "Advance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8, no. 1, 2003, pp. 64-74.

③ Rosmarin, D. H. and H. G. Koenig. *Handbook of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Mental Health*, Academic Press, 2020.

④ Pargament, K. I. et al. "Religion and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3 Styles of Coping."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27, no. 1, 1988, pp. 90-104.

⑤ Park, C. L. "Religion as a Meaning-Making Framework in Coping with Life Stre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61, no. 4, 2005, pp. 707-729.

宗教应对强调评估和应对负面事件，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则关注积极的主观体验、人格特质和社会制度如何塑造美好生活，其与宗教/灵性心理学的交集在于对美德和幸福的关注。宗教/灵性可以促进感恩、诚实、仁爱以及敬畏等道德共同体中美德的形成，而谦卑等美德也可能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或意识形态冲突的缓冲区^①。宗教/灵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则受到社会支持、尊重、目的/意义以及宗教认同等因素的调节。但对幸福的过分关注容易落入享乐主义的窠臼，或陷入以幸福衡量灵性，再以灵性预测幸福的循环论证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该超越心理特征或过程的积极/消极标签，喜怒哀乐皆是生命的馈赠。

（二）宗教/灵性与人格

人格心理学（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关注人性的基本问题，和宗教/灵性心理学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关系。研究发现宗教性可看作为宜人性和尽责性两种人格特质的文化适应^②，而开放性可能作为区分灵性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重要维度。纵向研究发现人格因素独立于宗教社会化过程，塑造对宗教性/灵性的追求，青少年时期的尽责性/开放性而非宗教性/灵性，可以预测成年后的宗教性/灵性^③。此外，宽恕和谦卑也常作为禀赋宗教底蕴的人格特质被纳入研究中。

派德曼令人惊异地推断相对于大五模型，灵性可构成独立的人格第六维度一个体对神圣追求的程度。他将之命名为“灵性超越性”（spiritual transcendence），并且编制了有良好信效度的《灵性超越性量表》^④。灵性超越性作为人格维度，已得到跨文化研究的支持。但也有研究认为，宗教性/灵性更接近于价值观念而非人格特质，前者主要是对理想目标的认知表征，具有强烈的动机和行动合法化成分，而后者是通过凡俗生活中的认知、情绪和行动做出反应的行为模式^⑤。面对凡俗生活的琐碎，与灵性超越性关联的敬畏感，在自我体验的渺小之外，假借自我超越，去探索本真我（authentic self）的妙义^⑥。

（三）宗教/灵性的进化心理学

人类种系史为何演化出宗教现象和制度？跨时空的不同人类群体，为何投入如此多的时间、资源、精力和心力甚至生命，虔诚敬拜他们的神灵？在进化生物学的概念框架下，多位名家聚焦人类宗教的起源及其功能。研究发现，多种因子如关涉道德的超自然监控的信仰，代价高昂的集体欢腾仪式，以及其他可以促进群内合作团结的信仰、规范和行为，在群际竞争中，作为能够胜出的符号资源或工具，逐渐聚集制度化为名为宗教的文化包，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驯化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的心理机制^⑦。

① Schnitker, Sarah A. and Robert A. Emmons. "The Psychology of Virtue: Integ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vol. 9, no. 3, 2017, pp. 239–241.

② Saroglou, V. "Religiousness as a Cultural Adaptation of Basic Traits: A Five-Factor Model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4, no. 1, 2010, pp. 108–125.

③ McCullough, M. E. et al. "Personality Traits in Adolescence as Predictors of Religiousness in Early Adulthood: Findings from the Terman Longitudinal Stud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9, no. 8, 2003, pp. 980–991.

④ Piedmont, R. L. "Does Spirituality Represent the Sixth Factor of Personality?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67, no. 6, 1999, pp. 985–1013.

⑤ Saroglou, V. and Antonio Munoz-Garcia.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An Issue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or Value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47, no. 1, 2008, pp. 83–101.

⑥ Jiang, Tonglin and Constantine Sedikides.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1.

⑦ Norenzayan, Ara et al.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Prosocial Religio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 39, 2016.

这一宗教/灵性的文化进化理论(cultural evolutionary theory)得到跨学科研究证据的支持。其一,对关涉道德的超自然监控的信仰与社会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①。其二,宗教启动可以显著增加亲社会行为或其可及性,其效果至少与世俗道德制度启动条件下相同^②;参与世界宗教的程度和市场整合程度都可以预测经济博弈中对公平和惩罚的追求^③。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宗教制度可能和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互作用,通过道德声誉机制,促进陌生人大规模互动和合作。其三,代价高昂的仪式和戒律数量而非宗教意识形态,在控制条件下,预测了宗教共同体的存续时间^④;参与宗教仪式而非宗教信仰,预测了对自杀式袭击的支持程度^⑤。它们证明,代价高昂的仪式可能增加宗教共同体内部的承诺和信任,从而推动群内合作与群际冲突。

值得强调的是,宗教亲社会性作为一种适应性价值或进化策略,应作狭义理解:有条件的亲社会性如群内偏好或一报还一报策略,在多数情况下优于完全利他或利己策略。也即是说,宗教亲社会性与普适的道德准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合作可以意味着修建道路或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也可以指向有组织地掠夺或发动战争。对神圣的追求与群体身份和宗教认同紧密关联。真实或想象的群际冲突的增加,往往会助长对宗教群体道德界限之外的人如无神论者、同性恋者或其他种族者的冷漠、偏见与暴力。由此,宗教进化理论留存的难题在于,宗教亲社会性是否可以超越宗教群体边界,广泛的宗教合作与利他如何可能?

(四) 宗教/灵性的文化心理学

宗教/灵性的文化心理学主要关注宗教/灵性作为符号系统,如何维护普适的存在秩序,从而在人类物种中培育普遍、强烈而持久的情绪和动机系统。根据不确定性-认同论^⑥,减少不确定性是人类的基本动机,获得特定群体成员资格则是最基本的行动策略。宗教认同从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仪式规范等方面应对存在不确定性和道德不确定性,在死亡显著性启动条件下特别具有吸引力。如果不确定性或群际冲突显著且持久,宗教认同则趋极端化,进一步迈向狂热和激进,从而在群际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助长有强烈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⑦。如在启动宗教与科学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基督徒感知到的刻板印象威胁更大,在科学推理任务中表现更差^⑧。

在宗教认同研究中,宗教残余(religious residue)假说,极其令人震撼。所谓宗教残余者即是曾经信过但现在不信的人群,或为前信徒。系统地比较信徒、非信徒和前信徒,研究

① Roes, F. L. and M. Raymond. "Belief in Moralizing God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4, no. 2, 2003, pp. 126-135.

② Shariff, Azim F. and Ara Norenzayan. "God Is Watching You: Priming God Concept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an Anonymous Economic Game."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8, no. 9, 2007, pp. 803-809.

③ Henrich, Joseph et al. "Markets, Religion, Community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 *Science*, vol. 327, no. 5972, 2010, pp. 1480-1484.

④ Sosis, R. and E. R. Bressler. "Cooperation and Commune Longevity: A Test of the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 Relig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vol. 37, no. 2, 2003, pp. 211-239.

⑤ Ginges, Jeremy et al. "Religion and Support for Suicide Attack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0, no. 2, 2009, pp. 224-230.

⑥ Hogg, Michael A. et al. "Religion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An 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 Account of Religious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4, no. 1, 2010, pp. 72-83.

⑦ Ysseldyk, Renate et al. "Religiosity as Ident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from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4, no. 1, 2010, pp. 60-71.

⑧ Rios, Kimberly. "Examining Christians' Reactions to Reminders of Religion-Science Conflict: Stereotype Threat Versus Disengage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47, no. 3, 2021, pp. 441-454.

发现后者在宗教去认同 (religious deidentification) 后仍然保留强劲的宗教认知、情感和行为, 其内隐机制为确信增强表演模式 (Credibility Enhancing Displays, CREDs) ^①。

宗教认同的文化嵌入性也被系统探讨。就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面向而言, 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宗教认同、动机和人生经历都以集体为导向, 而新教徒则更趋向个人主义 ^②; 中国佛教徒倾向于建立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认同, 美国佛教徒则偏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教认同 ^③。在道德判断方面, 世界主要宗教都不鼓励婚外性行为, 但它们在塑造行为方面并不同样有效。伊斯兰信徒报告婚前/外性行为的可能性最低 ^④。对犹太教徒而言, 思考不道德的行为并不等于付诸实践, 而基督教徒则认为想法与行为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 ^⑤。

宗教的生物文化理论将神经生物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和语义符号学相结合, 关注文化和大脑如何协同工作。遗传因素可以塑造心理倾向, 但文化会影响这些倾向的行为表现方式。如携带 G/G 型催产素受体基因的人被认为更具社会性, 但只在强调宗教的社会联系作用的韩国文化背景下, 携带者的宗教信仰才能预测更高的心理幸福感, 在欧裔美国人中反而预测了更多的心理痛苦 ^⑥。这些研究表明宗教/灵性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联系, 可能受到遗传和文化交互作用的影响。

(五) 宗教/灵性的认知神经科学

宗教信息和非宗教信息如宗教怀疑或无神论的社会认知过程是否存在分化? 宗教/灵性的认知和体验如何关联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 宗教体验由谁驱动, 宗教认知还是宗教情感? 针对第一个难题, 可援引当代社会认知的双加工过程模型, 来解释宗教/灵性的信息加工。启发式加工和系统加工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社会认知过程, 构筑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基础。宗教信仰通常与即时的、自动的、启发式的、认知节俭的和无意识的加工系统有关, 而宗教怀疑或无神论则与延迟的、可控的、系统的、认知努力的和特意的加工系统相关 ^⑦。

针对第二个难题, 预测加工理论 (predictive processing theory) 被构造以整合神经、认知和行为科学的研究。该理论认为大脑根据已有认知模型预测传入的感官信息, 当预测与传入信息不一致时, 依据贝叶斯原理调整认知模型, 直到预测误差最小化。它强调认知模型的层级结构, 复杂认知模型产生的预测, 通过反馈连接, 影响初级知觉加工; 而反映预测与感官信息不一致的预测误差信号, 会向前传递到高级加工脑区以建立或调整认知模型, 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直到获得最优预测。双加工过程模型和预测加工理论的共同之处, 可能为宗教与

① Van Tongeren, Daryl R. et al. "Religious Residue: Cross-Cultural Evidence That Religiou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Persist Following De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20, no. 2, 2021, pp. 484-503.

② Cohen, Adam B. and Peter C. Hill. "Religion as Culture: Religiou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mong American Catholics, Jews, and Protesta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75, no. 4, 2007, pp. 709-742.

③ Di, Di. "Paths to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ng Buddhist Ident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 79, no. 4, 2018, pp. 449-471.

④ Adamczyk, Amy and Brittany E. Hayes. "Religion and Sexual Behaviors: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Islamic Cultures and Religious Affiliation for Explaining Sex Outside of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7, no. 5, 2012, pp. 723-746.

⑤ Cohen, A. B. et al. "Faith Versus Practice: Different Bases for Religiosity Judgments by Jews and Protestan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 no. 2, 2003, pp. 287-295.

⑥ Sasaki, Joni Y. et al. "Religion and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e and the Oxytocin Receptor (Oxtr) Gen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42, no. 8, 2011, pp. 1394-1405.

⑦ Gervais, Will M. and Ara Norenzayan. "Analytic Thinking Promotes Religious Disbelief." *Science*, vol. 336, no. 6080, 2012, pp. 493-496.

灵性的认知神经科学发现提供了统一解释框架，即超自然信仰和体验主要与不同层级和精度的错误监控或冲突检测密切相关^①。

第三个难题关涉宗教体验的驱动。通过对比信徒与非信徒的大脑活动，研究发现信徒在朗诵《圣经》时激活了背外侧前额叶、背内侧额叶皮质和楔前叶，而与情感处理相关的区域则没有明显差异。这表明与高阶认知相关的神经网络可能是宗教体验的基础^②。但也有研究发现，宗教与灵性体验涉及复杂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当代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已经确证，笛卡尔的离身认知观（disembodied cognition）只是迷思，情感无法独立于认知存在，而是以类似于形状和颜色等“具身性特征”的方式，调节初级知觉加工并被整合到高级认知表征中。

四、结论和讨论

中文学界在宗教/灵性心理学领域也有持续的开拓耕耘，如陈永胜有关西方宗教心理学流派的研究，方文有关宗教群体符号边界和宗教心态地图的研究，韩布新有关宗教心理的跨文化研究，何其敏有关宗教认同的研究，李朝旭有关民间宗教心理的研究，梁恒豪有关学科概念框架和学科史的研究以及向宁有关佛教舆情的行动者中心模拟的研究等。在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2012年创立“宗教心理学年度论坛”，并且编辑《宗教心理学》年刊（金泽和梁恒豪主编，2013—2019，第1辑—第5辑；梁恒豪主编，2021，第6辑），为中文宗教/灵性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贡献卓著。

蹒跚学步的中文宗教/灵性心理学的理智复兴，惟一依赖于勤勉而真诚的研究者共同体，创造性地消化、融通和扬弃中外学科的理智资源，没有恐惧亦没有禁区，自由自在地探索试错。但面对浩瀚的英文宗教/灵性心理学文献，无论如何勤勉，个体学者与研究团队也无法驾驭消化所有这些文本——当然也用不着如此执念。因为这些文献，和中文学界类似，也是良莠不齐，必得沙里淘金。最优的学习文本，是最好研究者的最好文本，即“双重最好”。论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甄别和鉴定这些双重最好文本，力图对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的核心论题进行批判性评论。论文期许为中文宗教/灵性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奠基其“文化自觉”的勇气和智识新平台。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van Elk, Michiel and Andre Aleman. “Brain Mechanisms in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An Integrative Predictive Processing Framework.”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vol. 73, 2017, pp. 359–378.

② Azari, N. P.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vol. 13, no. 8, 2001, pp. 1649–1652.